

## 摘要 (中文)

阿尔贝克尔

(Albeker András Zsigmond)

关于Rozsnyai 出版社《日语速成大师》的研究

在匈牙利，Rozsnyai出版社于1905年出版了《日语语法》，此书为“Rozsnyai外语速成大师”自学丛书中第15卷，是第一本用匈牙利语编写的日语教材。

本文试图解析《日语速成大师》的作者以及这本教材所用的参考资料。根据文献研究我们得知其作者为 Akantisz Viktor，他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毕业后以翻译、写作、画画、插画以及书籍修复为生。

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否去过日本以及他学习日语的地点。Akantisz 编写这本教材时使用的是德国文献学家August Seidel的资料。尽管这本教材有很多错误以及不完善的注释，但是作为第一本用匈牙利语编写的日语教材，它包含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阿保矾

(Apatóczy Ákos Bertalan)

明末词汇表调查结果

作者介绍了他对明末军事专著《卢龙塞略》的双语章节（《译部》）的语言学和语言史研究。这本著作的语言材料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早期官话和中古蒙古语的代表材料，而作者认为不是这样，因为汇编的所有材料实际上都是从其他早期作品复制而来的。本文列出了一些证明材料，令人惊讶的是《卢龙塞略》《译部》里几乎没有原始词目。一个重要的研究结果就是这些语言材料由于其异质性不能用来说明十七世纪语言情况。

洪思明

(Hompot Sebestyén)

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外语言和文化交汇背景下的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历史研究

本论文从中外语言以及文化交汇角度来介绍鼓浪屿公共租界领土历史，并讨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二战期间中国南海地区更广泛的语言和文化交汇过程。

除了上海公共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共同管理的外国租界区。虽然该租界正式成立于1903年，不过外国势力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厦门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就存在。到达厦门的外国传教士投入大量精力将基督教文本翻译成当地闽南方言，并创建了一个转录系统，形成了闽南白话字 (peh-oe-ji) 罗马字方案。这实际上是继东南亚殖民地语言交汇过程的延续，因为外国传教士和以闽南语为母语的中国群体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那里。19世纪下半叶，厦门成为中国大规模移民到东南亚的起点，反过来导致20世纪初大量中国侨民海外归来。公共租界历史的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直持续到其日本占领时期，其特点是海外归来华侨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鼓浪屿文化和教育发展的投资。

迈尔·茹扎

(Majer Zsuzsa)

温都尔格根札那巴札尔创作的的蒙古佛教的主要祷告经以及其他仪式经文

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蒙古佛教修行中最知名的祷告经。该经书由罗桑丹贝坚赞编写，他是蒙古佛教重要人物，又称温都尔格根札那巴札尔，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23-1723）。除了他的艺术创作和所创立的蒙古佛教特色，包括独特的喇嘛袍、特殊的诵经方式和旋律以及由蒙古喇嘛编写的宗教仪式经书和特殊的宗教仪式系统，他还编写了很多重要的经书，很多在当今宗教仪式中仍在使用的。其中，本论文中所翻译的祷告经每天都在诵读，而其他的经书则在所有的蒙古寺庙中某些年度仪式中使用。本文叙述了温都尔格根所编写的仪式经

书，不过主要侧重于由他编写的祷告经及其背景、在蒙古仪式中的使用以及其匈牙利语翻译。

此经书被称为《吉祥经》，这是用失真的蒙古语发音的经文开头的藏文标题。蒙古语缩写为Adistid“保佑”，这是经文开头的蒙古语翻译；或者，失真的蒙古语发音的藏文原文标题。Düitünji soldew (T. dus-bstun-gyi gsol-'debs), “按照时间来祷告”。

唱经的目的是为了和谐的生活，清除障碍以及扫除或平息各种危机、混乱、冲突或搏斗来达到和谐和平静。经书本身及其历史背景都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些。经文中提到的“坏时期”或“危机期”指的是当祷告词写好，佛教教义只在有限程度上呈现或根本不存在，这意味着一个黑暗的时期。因此，由于对罪孽的无知和加重，导致越来越多的苦难。祈祷词写于西部和东部蒙古人（瓦剌和喀尔喀）之间的战争时期，涉及到很多受害者及其痛苦。创作祷告词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人们如何走出战争，通过佛教教义和祷告来停止痛苦，团结战斗的蒙古人并帮助他们实现和平。

本翻译是基于藏文原文，参考了四个现代蒙古语译本。有两个古蒙古语译本广为人知，它们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不太使用于仪式中，一般来说在仪式中也不太使用蒙古语翻译，因为藏语仍然是蒙古佛教的仪式语言。现代蒙古语翻译或者缘于古蒙古语翻译或缘于藏语原文。祷告文的重要性也在于它有三个藏文评注。

苏珊卡

(Simonkay Zsuzsanna)

民和蒙古尔人的丧葬习俗

民和蒙古尔人是蒙古族的一支，约三万人，居住在中国青海和甘肃一带。虽然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已经有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对这个群体进行过研究，但是在国际学术界却知之甚少，在匈牙利更是鲜有所闻。本文主要基于M. J. Schram（二十世纪中期）和Kevin Stuart（二十世纪晚期）的研究以及本人2007年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讨论民和蒙古尔人的葬丧习俗。同时，也评论了民和蒙古尔人和蒙古人的风俗异同之处，指出一些习俗并不是起源于蒙古。

施特劳斯·扬卡

(Strausz Janka)

关于日本公共关系中的外人

历史上，日语中定义外人有很多表达方式，如稀人，異人，外国人。但是所有同质社区成员都认为他们不纯以及其他不确定的潜在危险，而谨慎与之交往。因此，尽管受到歧视和被施以偏见的外人想方设法与之融合，要被认同却是一个非常艰难而长期的过程。

社群本身对维持成员间的秩序以及增强其社会意识方面有一些规则，这个可以从当今日本社会中的客套话以及森严的礼制看出。当今日本社会，日籍人、归国子女以及跨国婚姻中的子女产生新的与外人相关的问题：哪些人可以称之为日本人？怎样划分有着强烈大和民族意识的日本人与有着日本血统却被当成外人的人？

特雷基·克里斯蒂娜

(Teleki Krisztina)

论塞恩努瓦永可汗寺庙

本论文概述了一所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寺庙，是蒙古国最大的寺庙之一。在满清时期（1691年至1911年）和外蒙古统治时期（1911年至1921年），它是塞恩努瓦汗干省的统治者塞恩努瓦永可汗的住处。虽然文字资料对寺庙的创立、发展和名字的记载不一致，但是三位老和尚形象地回忆了寺院被毁之前的生活及其周边地区环境。寺院有着各种类型的庙宇和学校，此外，它也是塞恩努瓦永可汗自己的总部。一个当地的转世化身和一位西藏大师定居在那儿，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于1906年到访过。寺院于1937-1938年期间完全被毁，但在民主变革后，一些老和尚于1990年重修寺庙，并开始教导新一代僧侣。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黄金，因此僧侣通常任务就是安抚当地人的心灵。论文中的许多观点来自于2007年“蒙古寺院文档项目”的研究结果，此研究旨在记录蒙古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的寺庙。